春秋傳

春秋傳卷十一

滋陽牛運震學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者追書以統月也凡一公之始雖無事必書正月此不書者無君以主正朔也

宋仲幾不受城功而晉執之討有罪也曷爲稱人以執不與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此歸於京師矣其不言歸之何執之以歸而後歸於京師不足言也

按三傳皆截春王二字爲一節以爲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似乎本有正月而特削去者夫春時也王正月連讀猶言周正月也今但截春王二字本無文理成何書法經文自連春王三月爲文所謂事在三月則書三月也第元年與常年不同雖正月無事必空書春王正月四字以著君之始年緣定公此時尚未爲君正月又無事可書故不空書春王正月以特謹其始無君故也至定公始立不正本自昭然不必削去正月而後見也先儒因三傳之說解此處經義文離爲甚特正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之喪者昭公也公即位者定公也一年而書兩公者年而有二君也定公之元書前公之喪至以爲昭公之末事也喪至五日始書後公之立以爲定公之始事也即位不日以即位皆於朔日也定公之即位不朔變也故謹而日之也癸亥喪至曷爲戊辰然後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後即位禮也凡君內無所禀於先君則不書即位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書即位者所以明繼嗣終始之統亦以定公之非所當立而立特書即位

以正之也

毛奇齡曰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即位者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適五日此殯期也凡即位必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然後出而即位昭公喪自外來斂事早畢猶用奠殯之禮以始死之喪治之是以遲至五日然後即位非有他也先儒以爲季孫假此相持樹已援立之恩夫季孫何必遲公之立乃以爲樹恩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稱我君者尊之也親之也昭公逐於其臣以死而葬特稱我君所以嚴君父之義而動臣子之隱異於常時無事之稱我君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考公之弟立煬宮非禮也宗廟之事即遠有毀而無立

毛奇齡曰徐仲山日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立煬宮者明立公子宋之爲舊制也左氏謂昭公出時季氏每

禱于煬宮而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邪

冬十月隕霜殺菽隕公作霣

建酉之月隕霜非常之災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言殺菽則殺草可知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雙闕也此雉門與兩觀俱災也其先言雉門者兩觀在雉門之旁故言災先雉門也桓宮僖宮災不言及此其言及者桓僖二廟分明故不必

肯及此不言及災於雉門之兩觀獨災也公穀以爲兩
觀先災劉敞以爲災自雉門始不足言焉爾
先儒說此條以爲因災而書著其僭也毛奇齡曰雉門
兩觀謂之臺門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明堂位云庫
門天子之皋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
即天子之皋應二門非謂庫雉二門諸侯不宜有也郊
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不謂諸侯僭天子公穀以
魯之雉門兩觀爲僭天子之禮特妄說爾或以爲說本
于子家駒夫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氏他書則無見

也

秋楚人伐吴

報雞父之役也書人微之也葢自是楚伐吳之力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言新有故也言作創而有加其度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晉而晉人卻焉亦季氏使公不遂於晉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

脩邾好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此救蔡伐楚也其言會于召陵侵楚何諸侯不振不終伐也上致天子之卿下合十八國之衆宜若足以有爲

乃及境而還卒以無功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

晉使蔡伐沈爲其不與於會也書滅書殺罪蔡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公作浩油

此侵楚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前目後凡未有言公及者此其言公及者幸公之得與于此盟也不言劉子者不與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自白羽遷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侵楚致者侵楚無功也

劉卷卒

王卿士有卒有不卒此劉子也其書卒書葬何召陵之會實合諸侯之師不幸而卒中國之事不可為矣書卒

書葬深惜之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師師伐鮮虞圉公作圍

荀氏士氏趙氏交伐鮮虞貪其利也書之以見晉卿之專又罪其不救蔡而事伐戎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續柏舉公作伯宮穀作伯舉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其言蔡侯以吳子者吳師而蔡用之主在蔡也書蔡侯貴蔡侯也爲中國伸數十年之憤爲先君復三世不共之讎故特書蔡侯以之以大其事也其不言救何言以則不得言救且書不盡於救蔡也書吳子者君重於師舉其重者也楚稱人賤之也

楚囊瓦出奔鄭

兵敗國危而以身免書奔罪之也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

入國不言邑言郢非得國之辭也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

按公穀以前之稱子爲褒以後之不稱子爲貶此非經意也柏舉之役書蔡侯之以則吳之稱子文不得不然耳後書吳入郢亦自史文之常非有他義也又公穀謂吳之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蓋妻楚王之母故狄之按左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爾公穀誤以宮爲室以室爲妻失之已遠乃謂以此狄吳不亦謬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我歸之也諸侯相歸粟正也

於越入吳

於越夷言也書其所自稱也入吳者閒吳之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之卒書氏書卒如常禮者不貶而罪自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伐而復圍之書之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

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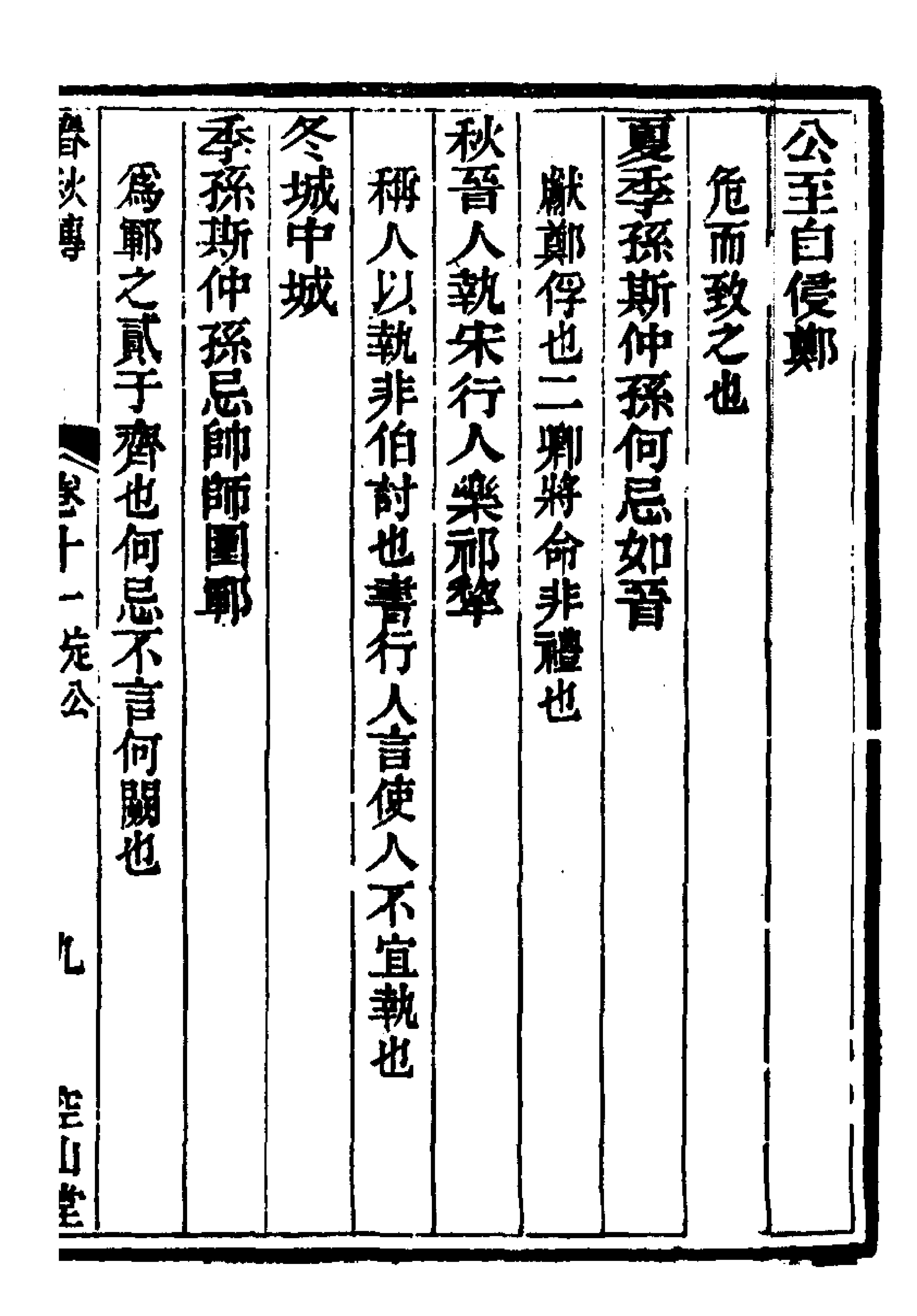
因楚敗也

趙汸曰哀公之世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爲鄭滅許晉命之也書侵爲其志乎爭許也

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君無親將者八十年矣此書公侵鄭者陪臣專政挾公以出師也



公至自侵鄭

危而致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二卿將命非禮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書行人言使人不宜執也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爲鄆之貳于齊也何忌不言何闕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結叛晉也諸侯始復特盟盡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執爲鹹之盟徵衛不至也執行人非禮也因以侵衛抑又甚矣書人貶之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執其使而後盟脅盟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爲鄭伐我且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逾月之閒再出侵齊見公之不振於政而搆怨於鄰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書至危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於魯書侵於齊書伐責魯也

公會晉師于瓦

爲晉師救我故也不書救齊師已還不得爲救也此士

鞅趙鞅荀寅帥師也曷爲不書會三卿而言會晉師義

在公會晉師故不書三卿也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至者公不可以會大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士公作趙

爲二國與齊而叛晉也侵鄭侵衞所以絶齊之與國也

王人戚子同行不書不與晉之假王師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為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先公者閔公僖公也文公二年有事于大廟躋僖公是爲逆祀此言從祀者先閔後僖順正二公之位次也曷爲不言躋閔公彼所升者僖公之一

祀不得不指言僖公此則從祀閔僖俱得正位故通言先公且逆言躋此言躋則嫌於逆也稱先公者五世親盡也因前有躋僖公之文故不言其何先公可考而知也不言所祀之名與祀所者以其出於陽虎之舉故略之不盡其辭也

從祀先公三傳皆謂正閔僖之位其說可從胡氏獨以爲昭公至是始得入廟按經文稱吉禘于莊公稱用致夫人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言從祀先公正不知何公從祀成何書例若以先公爲昭公則從祀昭公文理殊

爲不協且昭公不得稱先公攷經文後君之於前君自有專稱如錫桓公命作僖公主是也先公自是屬遠之稱安得於昭公施之春秋恒例但書葬而卒哭祔廟諸禮可推經既書昭公之葬則昭之入廟已有明文安得至是始入廟書從祀邪又先儒謂先公統指羣公非一公也攷魯先公自閔僖之外別無逆祀之事君從徧祀先公正其典禮不得言從祀也諸說各有異同以經文考之其失且妄者自見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陽虎也寶玉大弓者何夏后之璜封父之

繁弱周公始封之分器也書盜賤之也書竊寶玉大弓

國器不守會無人之辭也此陽虎爲亂執季孫也何以

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陪臣謀權臣無重繫於國略之

不足書也宗器重於國卿書盜竊則國之有亂端可知

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

此陽虎歸寶玉大弓也曷爲不言歸盜不得言歸也喪之書得之書春秋於國之宗器三致意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衞侯次于五氏

此伐晉也曷爲不書伐晉猶未成乎伐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釋兩國侵伐之怨也

定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公穀作頰

結齊成也不書盟者公不親盟且盟非我志也

劉絢敘曰左氏穀梁載卻萊兵斬優施之事史記家語亦皆述之自趙伯循疑之後儒因謂兩君好會之地必無遊行誅戮之理又謂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閒必不效曹沫藺相如之爲遂指左穀爲附會之言余竊以爲不然夫所貴乎聖人者相時而動不拘一格文武之事唯其所用當時風尚多以智刼成功事出倉卒權濟一時聖人所不廢也若必謂義理之

論足以愧之是乃腐儒之見烏足與言聖人之時中哉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此正聖人經權隨時之用左穀所述不可疑也

公至自夾谷

不以會致而以地致危而幸其至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欲以離齊黨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濟西汶陽書取以其倚大國而得之也濟西讙及闡書

歸以其請而得之也此言來歸者孔子相會道化所綏

齊人服義自以侵疆來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則郈叛可知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

二卿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則郈之强可知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以樂溷之讒逐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爲向魋故也此宋公之弟也何以不稱弟非母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速公作遬安甫公作鞌

結叛晉且爲衛之難故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爲公子地故也母弟稱弟書暨者辰彊之也

家鉉翁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春秋於一國之事再三書者深致意焉爾幾大心以譏逐也公子地以嬖

臣故蕭公族也公弟辰爲地請晉不許亦以嬖臣奔也

奔者固有罪宋公亦少恩矣春秋備書之不加貶斥而

義自見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辰不去其弟者罪之也前書弟罪宋公之薄此書弟罪

辰之亂也書及者辰之志主於叛而佗彄與地從之爾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四卿在蒲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也不書叛

叛非大心之始謀也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左氏曰始叛晉也

叔還如鄭涖盟涖公穀作莅

鄭卿不來而我卿往我欲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郈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爲自墮其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孔子仕於魯建議墮三都爲公室弱私家爲私家絶陪臣之禍是以州仇墮郈孔子本謀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曹不叛晉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孫氏之邑也斯何爲自墮其邑孔子建議墮三都亦季孫之願也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於郈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

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懼其閒也故盟于黃以結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不以會致而以地致見公之越境親齊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孟孫氏之邑也公曷爲自圍成孟孫不肯墮成也孟

孫曷爲不肯墮成公斂處父之言曰成孟氏之保障無

成是無孟氏也此公所以圍之而弗克也

公至自圍成

公圍其邑不致此何以致爲成負固君敵國危之也

按成不受墮圍之弗克蓋三家專魯陪臣抗命而非可以一朝正也如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皆不能免亦何損於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墮成之事自必有以處之惜乎不久遂去不幸事不竟爾先儒或謂墮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奇齡又爲成不必墮不當墮之論皆曲說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謀伐晉也不書伐以其不終伐也

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且志不在國也

大蒐于比蒲

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書蒐不書公公不得爲政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再書衛彄伐曹者著列國之無盟主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氏也而直書曰叛何也鞅專殺邯鄲午其心已無君矣乃據邑興兵以抗本國之師是使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是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此奔也其言入何以兵據之也二子之入朝歌避君討也曷爲直書曰叛二子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又據邑以抗其君是叛也

晉趙鞅歸于晉

鞅與寅吉射之叛一也二子伐君鞅不伐君二子據公邑鞅據私邑二子終叛鞅則請復鞅之罪視二子少閒矣歸者君受之之辭也書叛正其罪也書歸不絕之于晉也不言自晉陽者不予鞅之有晉陽也

按鞅之罪在叛不在歸春秋於鞅之歸書之用平辭者無譏焉爾先儒以爲責晉君之失刑亦自近理但經文似無此旨公穀以爲趙鞅以地正國又謂美其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此又獎之太過而悖理者也

薛弒其君比

傳國以弑衆弑之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穀作晉趙陽

戍將去南子之黨衛侯用南子之愬逐之也趙陽戍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作三月公孫
公作公子牂公作牄

頓事晉故也書楚結陳佗人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子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作醉

繫吳子之卒於越敗吳下見吳子之以創卒也不言師不言戰略之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

謀救范中行氏也

公至自會

三國之君同爲會以亢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爲范氏故也聯書二會貶之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周禮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歸脤常禮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非常事也春秋常禮而閒行則書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衞侯出其世子夫人之故也稱世子不絕其屬也蒯聵以世子欲殺南子至不能安其身衞侯以溺於南子而不能保其世子書曰世子兩罪之也

按二劉張氏辨蒯聵無弒毋之事其說固善然皆泥於經文書世子之義因疑左氏之說夫經之書世子特從

其本稱而不絕其屬爾非褒之也南子本非蒯聵之母而蒯聵上忘其父下奪其子則其恥南子之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左傳所載未可盡廢也

衞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之黨故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三書宋公之弟罪辰又以累乎其兄也書自蕭言自叛所也

大蒐于比蒲

榭下書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蒞矣其不言公蒞于比蒲者以軍政不屬於公而三家爲之也

孫氏曰觀魚于棠狩於郎皆書公自昭公蒐紅以來皆書大蒐而不書公以見政在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會公于比蒲也

城莒父及霄

書城二邑譏勞民也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按莒父及霄皆

在魯東境魯不應備晉于東然則以爲懼晉而城者非
也

按是年無冬者闕文也何休以爲孔子去魯不書冬者
傷王道之不成也其說牽合無當聖人無此等用心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郊牛死廢牛可也改卜牛非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也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始郊改卜牛故也此夏三月也前歲之郊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過分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後同

宋公子地奔鄭鄭伐宋以處公子地也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蒢公作蒢遽篠

謀救宋也不書救不果救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後同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雨不克葬葬爲雨止也日下昃乃克葬志其不得及時

而虞也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小君子未成君也妾母之喪在先君之時則妾也不書葬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不以妾爲妻也在新君之時則母也書葬書夫人曹小君母以子貴也

城漆

漆郎邾庶其之叛邑也城之爲伐邾也

春秋傳卷之十一終

蘭陵門人張會文校刊

春秋傳卷十二

滋陽牛運震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楚入蔡不書不與其入蔡也許滅而復見者

楚存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郊牛下有角字

改卜非禮也

夏四月辛巳郊

郊不過分書四月辛巳郊以過分書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爲救范中行氏也晉爲盟主而諸侯伐之春秋特書之傷中國之無伯也我師與焉不書爲內諱伐盟主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無罪而伐之利邾田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他未有書伐國取田此書伐邾取田內之惡甚矣三卿

並將權在私家也先季孫季氏主之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曷爲三卿伐而二卿盟季孫臨之而使叔仲與盟爾

按季孫不與盟者此自季氏之汰不屑與盟爾穀梁以

爲各盟其所得季氏無得者以歸二家而不取也夫盟

非盟其所得也季氏無得何妨與盟服虔以爲季先歸

說少近理但邾事未已季亦無緣先歸先儒又有謂季

氏志在滅邾不肯與盟者夫叔仲二氏已盟邾矣明年

仍事圍邾季志未厭盟而復伐誰得而禁之邪且魯之滅邾在季斯已卒之後安得以為季氏之志而謂以此不與盟乎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此稱世子者明其當立也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衞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績鐵公作栗又作秩

此鄭人救范中行氏而趙鞅以入晉之師遏之也皆稱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主客之辭也此以趙鞅及鄭者以爲趙鞅主乎是戰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此吳人遷之也其書蔡人自遷者不與其能遷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吳入蔡蔡殺執政以解於吳書殺其大夫不與其能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蒯聵故也先齊齊主兵也戚不言衛前書納衛世子于戚則戚爲衛邑可知此不繫國省文也

按齊爲衛圍戚是助子圍父也此直書而罪自見者先儒謂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曲說不可從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不言及者不嫌於一處也何以書記災也

毛奇齡曰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必以遷廟之主行是也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明見禮文桓宮僖宮者遷廟也杜氏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夫宗廟之制親盡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乃謂桓僖親盡而不毀其廟此不知廟制之言也公羊則

云毁而復立夫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之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總因左傳有孔子聞火知爲桓僖之言故支曲其說以附之要非春秋正旨即所傳在陳之說恐亦非夫子之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

備邾也夏而城城而用師惡可知也

按城啓陽杜預以爲備晉夫啓陽屬琅邪在魯東鄙而以爲備晉可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稱人以放衆逐之也大夫而國人放之

國之無政可知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遠而略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棄盟而虐邾內之惡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月公作三月殺穀作弒

弒蔡侯者公孫翩也其書盜者何賤之也弒其君以求說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衆不容悉書概而目之曰盜以爲蔡之臣子皆當討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翩之黨也書出奔於盜殺之下則辰與聞乎弒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小邾子不名無罪也伐曹執邾宋

其猶有襄公之志也而罪則大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公作公孫歸姓

此弒君之黨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專殺大夫之辭書之黨罪未明而殺之又不以其罪以是為失刑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晉稱人罪之也此陰地大夫也則其稱晉人何有當國者之命也此嘗書畀楚人曷為書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是晉不競而為楚役也不書楚伐戎蠻子

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楚者書其甚者也

城西郛

書不時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亡國之社災變之大者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雖時必書重勞民也

按春秋凡春有築作先儒皆以爲不時夫周之春正二月夏之冬十一二月也而謂之不時可乎

夏齊侯伐宋

爲宋伐曹執郕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爲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冬叔還如齊

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其書閏月何葬節以月斷故得數閏自九月併埋閏月明其滿五月而葬也

按此書閏月者穀梁以爲不正其閏孫氏復曰閏月喪事不數以閏月葬非禮也家鉉翁併謂當時計閏以爲喪夫喪期不數閏未聞以閏月葬之爲非禮也齊葬景公適當閏月未見齊喪景公之數閏也公羊云喪以閏

數者喪數略也其意謂喪以月計者猶得數閏以明葬月數閏之爲合禮毛奇齡力言其非其說甚辨然葬期不妨數閏以理揆之則有不可易者矣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作葭

瑕邾邑也魯取於邾而城之其言邾瑕何魯有負瑕言邾以別之也魯取不書言城則取可知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脩舊怨也楚救陳不書畧之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國高何以來奔陳乞逐之也二子以景公之命而立

荼陳乞將立陽生而弑荼二子不逐則荼不可得弑也

其以自奔爲文者二子亦有罪焉爾

叔還會吳于柤

始結吳好畏之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此公子陽生也其不稱公子者陽生不子也曷爲繫之齊不繫之齊則不知其何國公子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作舍）

弒荼者陽生也其稱陳乞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則荼之弒陳乞爲之也其不以陽生首惡者書陽生弒君則乞廢立之罪不明書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亦與聞乎弒爾荼之立與奚齊同其不曰君之子何也不稱弒其君則無以重陳乞之惡也里克之弒則奚齊與卓一稱君之子一稱其君以兩著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曹未服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師也左傳以爲鄭叛晉宋爲晉討非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爲范中行氏故也

夏公會吳于鄫鄫作繒穀

比年書會吳惡公之即吳也

秋公伐邾

伐邾三家之謀也其書公伐邾何公爲受惡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不言滅邾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也內惡當諱此其不諱何書歸邾子於後則不得諱獲邾子於前也不曰歸而曰來者以我言也

宋人圍曹

書圍著其暴也書人貶之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穀梁傳 卷十二

晉救者善之也然曹卒滅于宋則非與其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執君則宋之志乎滅曹可知也不言滅者曹猶未亡也

吳伐我

爲入邾故也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讙公作闡俾後同

爲以邾子益來故也不書伐兵未加而賂之也內失邑

諱此不諱者以書歸於後不得不書取於前也

歸邾子益于邾

取之復以歸之善之也然吳伐我齊取邑然後歸邾子益于邾則非善之也易曰小人不威不懲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以我歸邾子故也不言來歸者齊義而歸非感於義而歸之也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我與而歸

之故繫之我諱及閻齊取而歸之故不繫之我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

覆而敗之曰取書取惡之也書取鄭師于雍邱則鄭之伐雍邱可知也不言敗敗可知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報鄭之伐雍邱也既取其師又親伐之驕而不戢喪師

之道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此吳人討邾邾子避吳也其但書奔何以是爲自失國也

公會吳伐齊

此吳令也會夷伐夏公與吳皆有貶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陽生之卒左氏以爲弒謂以說於吳也夫齊大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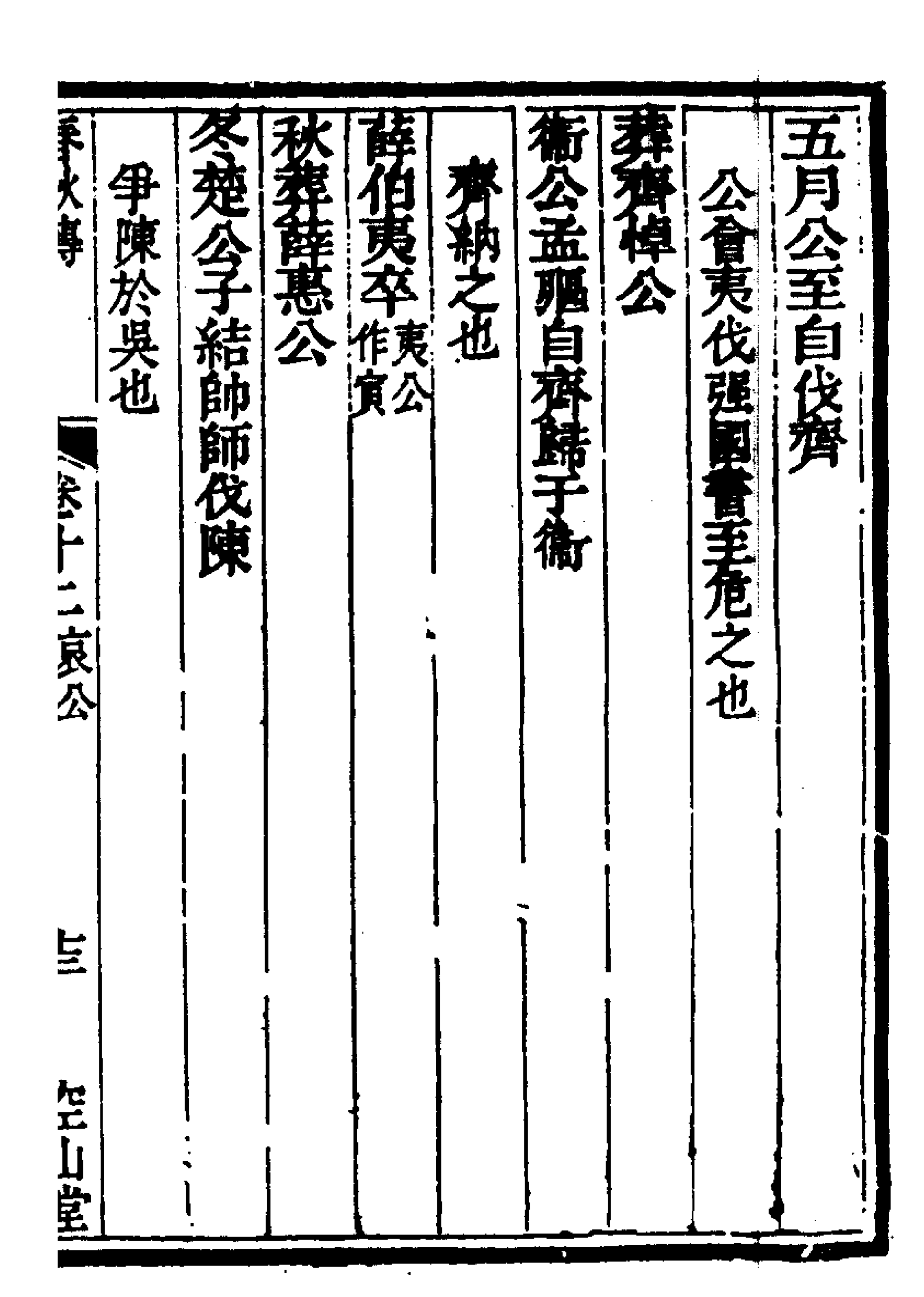
其勢足以抗吳何至弑君以說乎果弑君以說吳子不應爲之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也且悼公壬者陽生之子齊人既弑其父必不立其子意當時吳師在齊而悼公適卒齊人赴於師而吳還遂傳以爲弑以說吳爾然則陽生之弑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再書伐鄭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譏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公會夷伐強國書至危之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爭陳於吳也

吳救陳

書救者善之也然吳挾陳以叛楚而後有楚之伐救亦未足多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鄎之役我從吳師故也不書四鄙戰于郊也不言敗勝負不殊也

按此直書伐我以國言之爾胡氏以爲欲省致師之由以責魯真臆說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此國人逐之也其以自奔爲文者罪輒煩之附上刻下
以不安於其位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爲郊戰故也侵伐書時下爲戰書日上不可無月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爲志乎此戰爾罪
之也戰不書公者言會伐則公與戰可知也不可言及
公與戰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爲大夫重而書之又以見國之無政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不以邱爲賦以田爲賦也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馬一匹牛三頭謂之邱賦今於邱賦之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是加賦也故曰用田賦非正也

毛奇齡曰井田之制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是加稅也哀公用田賦是加賦也田賦者以田爲賦邱賦之外又加征馬一匹牛三頭也公穀不知田賦爲何賦乃曰公田什一田賦多于什一爲非正此誤以稅爲賦也若賈逵謂一井之中出一邱之賦則一邱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恐無是理至胡氏引國語孔子之言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謂田出里賦爲弛末削本則又誤認孔子立言之旨其於書用田賦之意失之愈遠斯又不足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者爲娶同姓諱之也何以不稱夫人不可夫人之也不書薨不書葬魯人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

公會吳于橐臯

赴吳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合宋衛以從吳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晉伐惡不已於怨也

冬十有二月螽

冬螽而螽生書以記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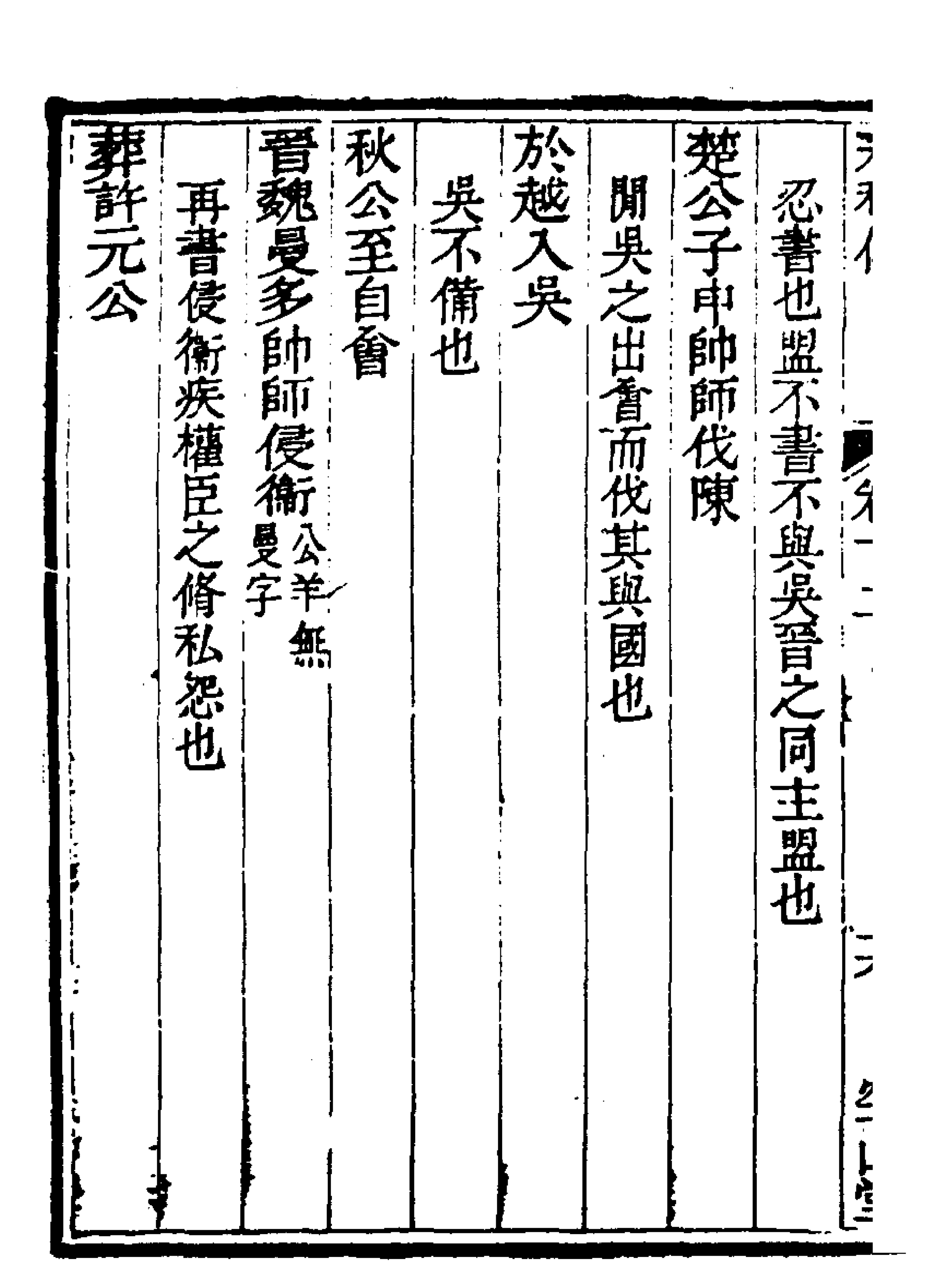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報雍丘之役也

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會吳皆不稱子此稱吳子者何吳主盟也先晉存中國也書及者殊會之所以外吳也單子不書爲王人諱不


忍書也盟不書不與吳晉之同主盟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閧吳之出會而伐其與國也

於越入吳

吳不備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曼字

再書侵衛疾權臣之脩私怨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此長星也不言所次所加非一宿也故以于東方言之

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作彄

稱盜微之也盜殺國君及卿大夫春秋之世變極矣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也春而曰狩以周之春即夏之冬也公親行

皆書公此不書公者虞人自脩常職也狩何以不地爲獲麟書略之也麟爲聖人之瑞今出非其時戕於虞人此周德旣衰明王不興聖人道不行於時而戹窮在下一身將終之徵也故春秋於是絕筆焉

西狩獲麟論者非一家說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而作夫麟獲而孔子始作春秋則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此其操筆何太卒卒且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乎學公穀者以爲春秋文成致麟經成道備嘉瑞應焉。夫麟出而獲不得爲瑞而謂

可以應文成乎且聖人之道正不必以瑞應而後尊也
夫孔子之作春秋不知始自何年賈逵服虔皆謂自衛
反魯而作春秋在哀十一年或爲近之至絕筆獲麟則
以麟之見獲爲吾道終窮聖人將歿之徵感而投筆春
秋遂訖於是不必別求深義也若後儒謂麟是漢受命
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又或謂春秋終於春者以春爲歲
始天地生生之理長在斯又誕妄迂謬之說不足以解
聖人之經也

春秋傳卷之十二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